

勤兄有幼弟則當極其友愛他人有幼者亦當推吾恩愛之心等而視之不宜分別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則愛之他人之子弟則不愛亦非所以盡懷幼之道也况夫幼者位則居卑力則孱弱卑者易侮弱者

易凌苟無慈愛之心則將披長以自肆矣在彼者必無辯口以別是非也必無強力以較勝負也如痿者之被杖無所逃避如瘖者之受譏不能辯明其苦可勝道哉甚矣風俗之薄也婦人之性類多忌刻為母之德不均愛子之心始偏已之所生則親之妾之所生則薄之其為繼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閔子騫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績而衣子騫以蘆花使之御車是也子騫之母猶爾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穉橫罹慘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規併財產則為專長為兄弟者為贅壻者乃有不慈不義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飾詐謀偽立契約囑牙保以曲證賄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無所赴愬甚則陰謀詭計損傷其性

命者有之嗚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陽城兄弟孤悖相依前輩救荒則以收養孤幼為先若此者足以盡懷幼之道矣

贊曰

堯哀孺子 聃慕嬰兒 仲尼之志
少者懷之 在厥初生 淳德未漓
易致凌虐 可無保持 所以孤幼
周仁先施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義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傳曰按經所說諸類眾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斂起煩惱為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折為十二類生於十二類生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總而言之則一十二類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然則眾生種類差別何其多歟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肥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非獨眼舌意三為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臘月三十日脚忙手鬧做得主乎佛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諸國獨有一國化不能從及違目連傾國而至眾疑問佛佛言此一國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本一樵夫因採薪觸著樹枝羣蜂驚擾爭

欲黃之目連謂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惡業流轉至此今也尚有小念欲逞毒手願我早登聖果首度汝等是時羣蜂若有所悟領納在心今故見之悉皆隨順又在瞻姿則中迦羅池畔為衆說法時有一蛤聞法歡喜躍出池上潛身草間傾誠諦聽偶為一聽法人拄杖刺殺命終之後生切利天為切利主復從切利日往佛所聽說妙義以開悟故證須陀洹然則昆蟲一類雖曰微物其為有知與人異乎又如草木一類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無知驗以佛書則亦不可一槩謂為無知按傳燈錄昔有一僧久為梵摩淨德及其子羅睺羅多受供養以道眼未明虛露信施命終之後乃於淨德園中生為木菌日充淨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復可得然則草木一類亦一槩謂為無知可乎若曰昆蟲草木尚不可傷人則尤不可傷也

贊曰

恭惟哲皇 弗踐蟻蟻 濂溪之庭

草觀生意 有生有知 此性無異
吾仁所充 際天極地 不見其間
一物可棄

宜憫人之凶

傳曰太上言樂人之善而首言憫人之凶

當知所謂凶者乃凶人為不善之凶非凶喪之凶也大抵人之性真上與諸聖一體無二能自率性則便可為聖為賢若但任情不免為凶為忒是故太上書以告人使人皆知導之以善不然則永為凶人不復反於善矣太上告真武曰一切眾生競赴善惡輪轉生死無有窮已汝宜普為斷除邪見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輪定日分逆逆也間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則太上所以憫乎凶者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喰啜之外競嗜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遊歷諸天下觀世界予決罪福之日其日九天採訪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嶽瀆社廟皆得條具以聞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極紫

微大帝問曰南贍部洲吳國分野地號巢州善惡如何北極奏曰此方居民實是凶惡殺害物命不知紀極深恐積日之久冤冤愈結非連地址蕩為大湖不足以蕩除累年殘忍殺害厭觸腥穢之氣玉帝曰可北極既退召真武告曰汝為三界遊奕檢察善惡豈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惡厭穢之氣上犯玉帝勝游日月為之無光星辰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盡令全城陷殄此事屬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廣未必一一皆然若一例陷殄恐多冤濫容臣下降更問地祇回奏北極曰彼州神祇皆已奉勅速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嘆曰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輪回未易出離况此千里盡為水界展轉相害大冤愈結何可救拔又復力請自差部下天罡神將再行審驗既而天罡化為大鼈浮遊漢面先是守倅差人嚮取次及百姓亦復如是天罡回奏真武又請自降於是化為一雲遊道人巡街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穢最後一家號曰

焦婆水獨清淨真君詰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厭腥穢蔬食而已真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遠當蕩為大湖誠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幾雨果暴至洪亦隨發一州千里頃刻之間波濤如山浩渺無際是日真君復降告焦婆曰汝可使主此湖數日婆死其子及婦亦死遂得為神因名其湖曰焦從婆姓也然則天真所以憫人之凶者為如何書曰汝無忿嫉于頑亦此意也

贊曰

人之凶惡 宜皆本情 見如探湯
惻怛已形 無忿于頑 書訓丁寧
死喪刑辟 捷填顛冥 有拯其迷
閻室之燈

樂人之善

傳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願人發善願天上聞之聲如爆竹諸佛無不護念上真無不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音高邁見鄉之俊傑主寶融寺經藏院長明燈

精進成就喜而發願銘而頌之已而迫於多事斯文莫構忽染目疾朦朧如隔綃縠每自嘆恨不審得罪之由一夕夢神告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遽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然則諸佛所以護念於善者為如何按啓聖錄程嗣昌常在密州見郊西鎮人好食烏雀獵徒數輩日常打捕或碎首穴胃於鷹鵠爪喙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網羅罟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彈擊哀聲悲切所不忍聞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園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當真武真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獲流通覆單印行攔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其妻華氏三娘一見大怒拔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膾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為蟲緣遠其身處處啼嗟方喧傳聞監鎮執向悅見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

一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園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拔破擲之穢處罪惡深重即當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為如何嗚呼上真與佛皆已久住解脫樂人之善尚爾如此况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間非無人也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所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文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韓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糴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數君者非真實樂善已到於樂則惡可已也之地能如是乎

贊曰

人無不善 出於天性 胡為忌嫉
私心之勝 克伐怨欲 交相為病
惟其無我 此心不競 見人之善
如月在鏡

濟人之急

傳曰諾詎羅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龍
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
便乙乙空中雨今也於人之急力能濟之
即所謂大方便也如雨普潤其為及物可
勝言哉所謂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則以
湯劑為急在死喪則以後事為急在飢乏
則以飲食為急在婚媾則以奩囊為急此
外又有無限不可悉陳之急但能各隨其
急方便濟之皆為濟人之急也昔許叔微
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
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
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
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其
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上

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

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陞甲
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言無一
字差此則濟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
暇日載酒率僚屬登樓觀賞初舉觴俄見
數輩衰絰往來管理喪具公遣人問之乃
一寄居官方卒贈殮棺槨之具皆未有公
為撤宴厚賙卹之此則濟人死喪之急者
也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飢餓殍滿路無粟
以賑公請發常平封樁粟麥郡官皆不許
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
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但勿
與吾當自坐此則濟人飢乏之急者也查
道未第時嘗遊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
萬遂次適見故人以嫁女理財甚急即罄
囊以之畧無吝色此則濟人婚媾之急者
也用心如此烏得無報其後許叔微竟能
登第范文正官至叅政范忠宣官至丞相
查道官至侍從非其報歟大抵人處世間
於人急處自當如此

贊曰

君子周急 非相為私 如人在穿
脩綆弗施 有力不用 猶已殺之
揖遜拯溺 無乃自欺 以己望人
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傳曰雲笈七簽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
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
然則於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謂危者死生
之命也昔王均亂蜀朝廷忿蜀再亂命雷
有終將兵平討意欲屠城時蜀士范璨尚
氣節范遂好讀書文璽大師有各行皆蜀
中所素敬者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叩
頭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脅從者
特畏死耳城下之日願無肆戮鋤其凶黨
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陳議慷慨忘
身為物出於至誠有終為之改容曰不聞
長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脫
於死范與璽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
仔事闕為建州刺史其大人練氏有智識

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及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練之力也范氏今為蜀中望族子孫蕃衍有官者常百數人章氏亦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練氏後公其一也嗚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報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疫刑獄逼迫逆旅狼狽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體雖不相侔其為救危則皆一也

贊曰

孺子及井 休惕皆有 器將墜地
觀者舉手 轉危為安 起瘞而走
彼難既脫 我喜亦厚 以仁存心
必無悔咎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傳曰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
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泉曰
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則平心即
道歟道場歟歐陽文忠修好賢樂善常以
平心為難彭中丞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
曰吾不為他學自勿即學平心然則平心
果難歟須自學歟大抵心之為物即體非
有隨用非無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復何
難前輩以為難者歎無人也示後學也世
之見人得失不能如己之得失者必不曉
此惟其不曉是以物我常勝罪來集身如
水歸海日成深廣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
說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
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
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嫉之如仇
過截使不得進晚歲一子死於獄餘皆貞
聾啞啞偃頽癡時公明子臯見而憐之